

譚
津
文
集

讀書文集

鍾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眎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爾廼曰道與德為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焉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為虛耶道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廼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

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

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
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為善以恩愛惠
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
道德仁義相用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為
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
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
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
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為行善在已是大者
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為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為昧少耳。昧或作衰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

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脩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揚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第

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盖用中庸所謂忠恕
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為一貫
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
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為物不二其生
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或曰例較烏得以忠恕而輒
為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
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緒是
為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

一理為其教。元為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為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為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為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為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為昧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為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為次。以情則罕。

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為可乎？然子貢子夏為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為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

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為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尔。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為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為道德與仁義為治有隆殺。而其

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為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為小康。是豈非仁義為治於道德為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

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為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枿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

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為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處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於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

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蓋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耶？必以老子為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為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之字。